

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德宏民族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四月

(滇)新登字06号

责任编辑：思继春

封面设计：李开明

封面题签：李群杰

德宏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德宏州政协文史委编

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德宏民族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印张7.7 字数173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

ISBN 7-80525-227-0 K. 60 定价：5元

2A51/22

主 编	李荣兴					
副 主 编	多守业					
编 委	赵之桢	冀 蔚	政 雷	正 明	刀 安国	徐 宜
	张国龙	雷 定	胡 孚亭	李荣兴	多守业	
	李开明	王 海	刘季纯	杨忠德		
责任编辑	思继春					
编 辑	张国龙	谷子明	王 海			

目 录

解放前史料

- 猛板地方几个问题考释..... 蒋家骅(1)
老山官的回忆 线诺坎(11)
往事如烟 刀承斌(20)
我在解放前的经历 刀安禄(34)
盈江四题 王齐贤(57)
禁种鸦片布告 孟思贤(73)
解放前的畹町 何开智(74)
芒市土司武装(两篇) 娄 性(82)
边境八关 杨建坤(90)
苏典傣族小学 曹大忠 曹大荣(94)

宗 教

- 梁河阿昌族原始宗教 桑耀华 孙家申(97)
摩西其人..... 张建章(125)

抗日史料

- 梁河沦陷前后..... 江春昊(128)
赤土坝之行..... 冯才隆(152)

- 给宋希濂开小车…………… 王 钦(157)
老长官的来信…………… 吴昌铤(161)

华侨史

- 李廷贵父子…………… 江春昊(163)
一生勤劳的寸品茂…………… 江春昊(173)

民族经济

- 户撒刀…………… 段月华(181)

解放后史料

- 五十年代部队民族政策教育…………… 胡荣贵(189)
难忘的盛会…………… 沙忠胜(199)
初进莲山时…………… 杨松如(203)
把五星红旗插上畹町桥…………… 张新元 何昆(207)
和多立周先生共事…………… 张绍德(211)
人民代表赵家兴…………… 梁印邦(214)
景颇族副教授…………… 赵学先(217)
董撒训练班(三篇)…………… 王绍华(227)

政协史料

- 人民政协四十年…………… 张国龙(236)

关于猛板地方的几个问题考释

蒋家骅

今德宏州潞西县中山乡之全部、猛戛乡之大部分、法帕乡之一小部分，以及缅甸前捧线土司辖地之全部，其面积东西横长一百余公里，南北纵宽四十余公里；在上世纪末，中英滇缅界务交涉以前，统为猛板土千总一级政区。界务交涉以后，将猛板地方一分为二，以今芒辛河为界，其南划归英缅，设置捧线土司管辖；其北划归中国，设置勐板土千总管辖。这是近代猛板地方变迁的大概。

云贵总督在其设置猛板土千总的奏摺中说：“……猛板地方，旧为木邦部落，酋长蒋金龙原籍江南，先祖征缅有功，世守斯土。自蒋思孝辟地成业，相传八世。蒋金龙前随木邦沦于缅，故《滇志》遂无可考。而其地内连芒市、遮放各土司；外与木邦、科干等处唇齿相依。崇山峻岭，极为险要。滇省得之，洵足为龙陵屏蔽。与英员勘界时，竭力以争，仰仗天威，竟得如愿索回。以此紧要门户，得之既已艰难，守之尤宜慎重，自应设立土职，庶足辖彼汉夷，守我边徼。……。”方国瑜教授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载：“猛板千总不详其始。”又说：“明代猛板为麓川屯地。”他们都忽略了查考宗谱；查考乡邦文献；查考云南省政府近代档册。也不进行访问调查，只根据方志及正史的有无记载，贸然作出论断，因此，对猛板地方的历史实际，遂不能作出正确说明。我们研究地方历史，资料特别重要，当然方法也不可忽视。如：“旧为木邦部落。”是否猛板地方历来就为木邦部落？又说：“随木邦

沦于緬。”那么，何时沦于緬？明代猛板是否为麓川屯地？这些都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尤中教授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油印稿)说：“元、明以来，处于西南边疆的猛板这个小地方归属关系的复杂变化，可谓为西南边疆地区历史归属关系变化的缩影。”其说甚是，猛板地方历史归属关系是令人颇感兴趣的问题。本文就个人听到的传闻和所看到的各种宗谱，并各种史籍的记载，对上述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供大家参考研究。

地方历史的研究，前已阐述，须要文献资料作依据；而“宗谱”是文献资料之一种，我们研究地方史，首先要利用它。今保山、施甸、昌宁、姚关、平达的蒋姓，所谓的“阿莽蒋氏”大都与猛板司官蒋姓同宗。他们的宗谱《前言》，都大同小异，可以断言是同出一个版本。施甸蒋姓宗谱的《前言》说：“忆吾先祖，籍镇南京。姓耶律氏，字阿保机。先宋而登帝位于辽，位传九世，被金人所克，后裔改为莽姓。旋随师征南有功，升武略将军之职，实授金齿司。主持数代，一发数枝，……。大明洪武中，因麓川平緬之叛，唯吾祖奉旨挑选马步精兵，追击得胜，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由此之后，复征叛逆，落业于平安、平戛、猛板，仍袭土职。后数代改为蒋姓。……。”这篇《前言》是明代后期写成的，已是四百余年前的历史文献了。由“落业于……猛板，仍袭土职，”一语，可见，猛板司官蒋姓与明代初年的施甸长官司阿莽蒋姓不仅有宗族的血缘关系，而且有世袭土职的源流关系。所以要讨论猛板地方的历史，就应该先讨论一下明代施甸长官司地方沿革的历史。

施甸地方最早开发是在赵宋大理国时期。根据《大清一统表·永昌府》卷380载：“废施甸长官司，在保山县南一百里。唐时蒙氏为银生府北境。宋时段氏置广夷州。至元十一年，置石甸长

官司，后讹为施甸。明初因之。”蒙氏为南诏的别称。其银生府治在今景东。即当时施甸尚未建置，是隶属银生府的地方。段氏为大理国之别称。即至赵宋大理国时期，在今施甸地方开始设置广夷州。一个地方开始设官建置，就是这个地方开发的标志。可以断言今施甸地方最早开发时期是在大理国时期，而在南诏统治时期，还是地广人稀，没有具备从银生府分离出来，设置一个州或县一级政区的条件。后来经过大理国广夷州的数百年的经营，到了元代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才有条件建置。即在原广夷州的经济、政治的基础上，设置石甸长官司。元代初年，设置金齿宣抚司统治今保山、临沧、德宏一带的少数民族，其治所在今保山市。该宣抚司其上隶属大理金齿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下则统辖柔远（今潞江）、芒施（今芒市）、麓川（今瑞丽）、平缅（今陇川）、镇西（今干崖）、镇康（今永康）等六路总管府。而石甸长官司则隶属镇康路。元代的长官司不是世职，长官也不专用少数民族。据蒋姓宗谱《前言》叙说，蒋姓祖人中有出任金齿宣抚使者；也有出任石甸长官司长官者，这大致可信。大理国广夷州的辖区很广，也不用置疑。在这样的原政区上所设置的石甸长官司和施甸长官司，其辖区自然是继承广夷州的疆土，不会小于广夷州。

可见，猛板、平戛地方在元代隶属石甸长官司；在明代隶属施甸长官司，这是可以断言的。据平戛蒋姓宗谱说，他们的一世祖莽阿周，明洪武七年（公元一三七四），是由石甸平戛当土舍的。明洪武十七年（公元一三八四），设置施甸长官司，其长官莽姓；该长官司又是土官世职，与石甸长官司的性质大不相同。其莽姓亲属已有住平戛的，因此，就选拔为当地的土舍，这是很可能的。平戛蒋姓宗谱关于平戛千夫长莽惠事迹载：“……奉云南巡抚兼毕节、建昌等处地方督理军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宪牌前……查得平戛千夫长莽惠把截本属渡口、要道，东齐丙弄、

耿马渡口；南抵木邦；西隘芒市、遮放、陇川；北入姚关、施甸、永昌。仰本官用心防守，探听外夷。”可见，平戛莽惠辖地南与木邦连界；西与芒市、遮放、陇川连界。当时的猛板地方包括缅甸的捧线，都属平戛千夫长官管辖。“南抵木邦”，足以说明这种隶属关系。如果，猛板地方不属平戛千夫长，那么“南抵木邦”就是一句不反映实际的空言了。猛板地方位平戛与木邦之间，如果猛板不隶属于平戛，则平戛辖地就不可能“南抵木邦”。前已述及，施甸长官司是土官世职，那么，在所管辖地方，分派其子孙立为土舍，作为辅车之依，这是自然的情理。因此平戛千夫长莽惠是石甸长官司莽氏之后裔，继承莽阿周治理平戛；同时，隶属施甸长官司，这就毋庸置疑了。

平戛是莽惠管辖的地方，而猛板也是他的“本属”，可见，猛板在赵宋大理国时期隶属于广夷州；在元代隶属于石甸长官司，与平戛的隶属关系，始终是一致的。这除宗谱记载外，虽无其它文献作旁证，然而，大致可作这样的判断。当然，这所谓的隶属关系，是指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实际控制与否，那又当别论了。因为，猛板地方在明代前期以前，肯定是个有待开发的荒外之地。不过虽然是名义上的隶属关系，但是也肯定不在宋、元、明时期，无论名义上或实际上都不曾隶属过木邦、麓川和芒市。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载：“旧猛板土司蒋氏为平戛千夫长，世守猛板，后被木邦侵袭，在今潞西县南部，为万历年间所设平麓二十四屯之一。”这是方先生没有参考过蒋氏宗谱，亦没有其它历史文献的记载为依据，是属于臆断之词，不是历史实际的反映。“蒋氏为千夫长，世守猛板，后被木邦侵袭”，这与历史实际相符，没有讹误。但“为平麓千夫长”，“为万历年间所设平麓二十四屯之一”，这就值得商榷；并进一步作订正了。

元末明初，相继以今陇川城子为中心，设置麓川平缅宣慰

司，其管辖范围为今瑞丽县、陇川县的全境，以及今潞西县的遮放镇。当其势力强盛时，除了它直接统治的原来的根据地陇川、猛卯、遮放外，在怒江以西的干崖、盏达、南甸、潞江、芒市、户撒、腊撒、腾冲等地都受它的控制。猛板地方虽地小民贫，但首当其冲，自然也受麓川平缅司的控制，这是不会例外的。但是，猛板不是麓川平缅司原来直接统治的地方，而是麓川平缅司势力扩张被占领的地方，这与遮放所处的地位与关系，不可相提并论。到了明正统初年，麓川平缅司称雄叛乱，侵袭邻封，明王朝则调大兵镇压。叛乱平息后，废除麓川平缅宣慰司的建制。与此同时，在其直接统治的原来的根据地如陇川、猛卯、遮放等地方，分别设置陇川、遮放、猛卯等不同官衔的三个土司行政机构。当麓川平缅地方大分化大改建的这个时候，如果猛板地方是麓川平缅直接管辖的故地，岂能不与遮放一道作设官建置的处理？岂能置之改建之外，而不闻不问呢？

明正统六年（公元一四四一），在裁撤麓川平缅宣慰司的建制后，析其故地设置遮放副宣抚司。光绪《续云南通志稿·秩官志》载：“龙陵厅遮放副宣抚司，……土地东至猛古邦关一百里木邦界；南至腊列小河八十里猛卯界；西至猛岳江边六十里陇川界；北至三十六道水六十里芒市界。”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油印稿）说：“遮放土司自明朝正统年间授职，直到清朝光绪九年多立德袭职，其领地四至范围皆沿袭未曾改变。”而猛古或猛古河以东就是猛板的地方，由此可见，猛板地方明、清以来，始终不是麓川平缅直接管辖的领地。遮放土司辖地东至猛古邦关，也就是当年麓川平缅辖地的东界。明正统年间以后，设置遮放副宣抚司，猛卯、陇川与猛板地方的距离就更远了，而且有遮放土司的间隔，若说猛板土官是平麓千夫长；猛板地方是平麓二十四屯之一，这不只缺少史实依据，而且是在逻辑推理上，也难言之

成理。

今德宏州在明代历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变化，一次就是前述正统年间的麓川平缅宣慰司的叛乱。被镇压后，导致宣慰司建制的撤销，并同时设置陇川宣抚司、遮放副宣抚司、芒市长官司；升干崖为宣抚司、南甸为宣抚司。从此之后，一百四十余年，即至万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又发生陇川宣抚司记室（官名，相当于秘书）岳凤与缅寇勾结进犯中国的叛乱。这次叛乱被镇压后，云南巡抚陈用宾即请设八关二十四屯，以此永远消弭边患。设八关二十四屯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其目的在防止缅寇入侵，巩固边防，其用意是很深远的。因为假想敌人是缅寇，而缅寇入侵中国的历史经验，皆溯伊洛瓦底江北上，并向中国进犯，所以，八关二十四屯的地理布局，都设置在伊洛瓦底江流域，没有任何一关一屯是设置在怒江流域范围的。乾隆《腾越州志·建置沿革考》载：“万历二十一年，巡抚陈用宾请设八关二堡于三宣要害。”所谓“三宣要害”，就是指八关二堡二十四屯应该设在干崖、陇川、南甸三个宣抚司管辖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应该设置在大盈江、龙川江、瑞丽江流域一带。与我们上述分析八关二堡二十四屯，都是设在伊洛瓦底江流域范围，并无牴牾。史籍曾有记载的畹町屯，是二十四屯之一，可算是最东的一屯。猛古河流域以东，以及猛板地方的水系皆属怒江流域，已在三宣辖地之外，自然不在陈用宾设关置屯之列；更说不上是“三宣要害”了。

木邦宣慰司在怒江西岸，以其地理位置来说，大部分属于怒江流域。再有明一代内附中国，与中国修好；与缅甸交恶，史籍于此不乏记载。以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木邦足为中国屏障。因此，在怒江流域无庸设关置屯。总之，任何史籍，都没有猛板地方是平麓屯戍，设关置屯的记载。猛板地方亦没有任何有关平麓屯田的故事和传说；或有关屯田遗迹。所以，猛板为“平麓千夫长”之

说,是不足凭信的。

平戛蒋姓宗谱关于莽惠事迹载:“明万历十九年……惠因兵事空惚,适有猛糯、闷寨、猛伞、猛板等处百姓四处逃散,惠自捐谷银,各处招抚百姓,得九百一十七户复业,……。“猛板地方逃散了百姓,为莽惠自捐谷银,各处招抚,亦足见猛板地方是在平戛千夫长莽惠管辖之下,他有守土安民之责。若其不然,猛板逃散了百姓,莽惠不可能越俎代庖,纳出自己的谷银来作招抚之用。这亦可见,明万历初年以前,猛板地方仍是平戛千夫长的辖地与麓川平缅,猛卯、陇川毫无隶属关系。

芒市长官司所辖地方四至,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东至镇康;南至陇川罕贤寨;西至陇川;北至潞江。”但不言及与木邦交界,换句话说,就是芒市与木邦之间有一块地方隔绝了它们的连接。在元代石甸长官司隶属镇康路。到了明洪武初年,废镇康路,置镇康州。废石甸长官司,置施甸长官司。两个地方行政实体,没有隶属关系了,皆隶属于永昌府。但是,习惯上仍以镇康之名冠于石甸长官司所辖地方。《云南图经志书》载:“东至镇康”,就是芒市长官司东界与镇康路石甸长官司的平戛、猛板相连接。猛板的地理位置虽然在芒市的东南,但是,古人的方位观念不如今人那么精确,所以东南指为东,西南指为南,则不足为怪。又载:“南至陇川罕贤寨”,猛板所属地方没有名“罕贤”的寨名。猛板全境亦没有被称呼为“罕寨”的。这里所说的地名“罕贤”,具体地指出是陇川的“罕贤”,芒市长官司的南界。我认为当时陇川的“罕贤”,就是今天的猛古河畔的“芒海”。芒海以外,即为木邦宣慰司辖地。《云南图经志书》载:“木邦土司境界,东至八百大甸;南至来克利蛮;西至缅甸;北至芒市。”所谓“南至陇川罕贤”与“北至芒市”,指的就是今猛古河畔的“芒海”。《云南图经志书》的成书时代,虽是景泰年间,但其所引用资料是宣德、正统前的资

料,因此,还能查找到木邦土司与芒市土司交界地方。后来析麓川平缅故地,设置遮放副宣抚司,猛古河流域为遮放土司管辖,芒市木邦之间,为遮放与猛板所间隔,从此之后,云南省各种《通志》,就没有木邦与芒市之界的记载了。就是说自正统年间以后,木邦宣慰司与芒市安抚司事实上没有交界,其间隔着遮放地方和猛板地方,如上世纪末以来的状况一样。总之,猛板地方,以其与施甸长官司的源流关系来看;以蒋姓宗谱的叙说来看;以方志史书记载来看;以麓川平缅宣慰司的历史变化来看;以猛板地方的归属来看,都探索不出与平麓八关二堡二十四屯有任何关系。

猛板地方在元、明之际,名义上是石甸长官司,平戛千夫长的辖地,实际是一块荒外和瓯脱的地方,与隔江相对峙的麻栗坝的历史情况相似。茫施路、麓川路、木邦路、木邦路、镇康路,以及石甸长官司都是鞭长莫及,其统治实力都没有真正控制到这块地方。在本世纪初以前,猛板的老农们对其地方开发史,还编有顺口溜说:“……上山打猎阿答提;开荒垦田蒋思孝;……。”这就是说,猛板地方处在游牧狩猎时期,其统治者是阿答提;随后长时间的发展,到了农业耕作时期,其统治者是蒋思孝。由此可见,猛板地方在蒋思孝辟地成业若干年之前,都是块荒外瓯脱之地。

自明正统年间平定麓川叛乱后,到了万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今德宏州一带,又爆发了一次重大的叛乱,前已阐述。缅甸寇为陇川宣抚司记室岳凤所勾结,寇控今德宏、保山、临沧等地方,战乱又起,民不安居。明朝廷遂诏命刘挺、邓子龙统兵讨伐。蒋思孝身为猛板地方首领,当此战乱之际,以猛板地方为根据地,助饷纳粮,支援官兵平叛,功劳卓著。到了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陈用宾在岳缅甸叛乱平定之后,设关置屯,巩固边防,有见猛板地方崇山峻岭,层峦叠嶂,内则可为芒市屏障;外则可为木邦右臂;左则可为八关二堡二十四屯唇齿之依。遂奏禀明

朝廷，升授蒋思孝为千夫长，世守猛板地方。猛板土司《世系》载：“溯吾一世祖思孝公，以征緬有功，钦授世职为千夫长。后为木邦宣慰司酋长，即傣语诏法是也。”此即设置猛板土司的年代及其由来。“后为木邦宣慰司酋长”，其意是数代以后为木邦宣慰司所辖的酋长”，蒋思孝时还不附庸木邦。虽然，这是猛板地方的一次重大变化，是有其具体历史内容的。

猛板千夫长为什么后为木邦宣慰司的“诏法”呢？自清代康、雍以后，木邦受緬王诱惑，与清廷关系逐渐疏远，与緬甸关系则逐渐友善。特别到了雍、乾以后，听信緬王的怂恿，逐渐吞食其周边土司地方。猛板所辖的汉龙关一带，以及瑞丽江以南之地均被其吞食殆尽。遮放土司所辖畹町河、猛古河以南一带，亦被其吞食。而德宏地方在乾隆初年以前，则全部被其鲸吞。猛板千夫长成为木邦宣慰司之诏法，即肇始于此了。

猛板地方沦于木邦，后又随木邦沦于緬，其具体年代，尚嫌文献不足，有待继续考订，然而，亦可以作出上限与下限的推断大概。据《滇南界务陈牍·腾龙边界道里摺》载：“由遮放至新寨三十里；过山至猛戛约四十里。此地系属芒市土司，居民概是汉人，对面山外即为緬。”这是上世纪末，中英滇緬界务交涉，基层官员向上级政府报告调查的资料。这时，猛板、木邦都为英緬政府管辖，所以，猛戛对面山外，通称緬甸；实则其对面山外即为木邦猛板地方。又据《东华录》乾隆二十四年四月载：“据傅恒奏称，緬酋苗温率兵五百，寻觅瓮线团，前至毗连我界猛戛地方，经侍卫克在德、巴朗率满兵百余，奋勇攻击，斩首……。”这是东华录所载，乾隆二十四年的史料。可见，这时的猛戛仍属芒市土司，然其对面山外已是緬甸木邦的辖地猛板地方。用作时间断限，这是一条重要史料。足以说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一七五九）以前，猛板就随木邦沦入緬甸了。又据平戛蒋姓宗谱及其它文献资

料载，清顺治末年，废施甸长官司，其原辖地统归保山县属。康熙五十年（公元一七一—），撤消平戛土舍，其原辖地先划归保山县属了；到了乾隆三十五年（公元一七七〇），设置龙陵厅，则改为龙陵厅属。由此推断，猛板地方归属木邦，并且，随木邦论入缅甸，上限当在康熙末年，废平戛土舍之后；下限则当在乾隆初年以前。因为，这三、四十年间，是这个地区政治形势大动荡的时期；而猛板与木邦的政治归属关系，在这个时期发生重大变化，这是自然的结果。上世纪末，界务交涉，云贵总督奏摺说：“猛板地方，前随木邦沦于缅，故滇志，无可考。”因沦缅既久，中国文献当然不载。笔者少年时，尝闻猛板赵姓老山官云，木邦宣慰司所辖为三个诏法，八个诏幸。猛板是其三诏法之一。其他二诏法为大山、猛育。可见，“滇志”虽无可考，而木邦地方文献必有详述。可惜，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未能对木邦地方文献进行访问调查；文教事业落后所致了。

猛板地方的变迁史已如前述。今引用一段尤中教授对蒋家杰调查访问的资料，作本文的结束语。尤中的《边疆变迁史》（油印稿）载：“一九七三年七月初，笔者在施甸对蒋家杰进行调查访问。蒋家杰说：‘蒋家……原为辽人耶律氏，到保山后，……改姓莽，最后改姓蒋。初来时驻守保山附近，后落籍施甸。又续续迁移，由施甸出姚关，到平戛。再由平戛到猛板。到猛板之后……由百夫长升为千夫长，管辖猛板地方。’”这就将猛板地方的历史，以及猛板土司官蒋姓家世的渊源、衍变描述出来了。

老山官的回忆

线诺坎

1920年我出生在邦达一个世袭景颇族山官家庭。父亲排早莫是当地的一个大山官、大魔头(懂萨),辖今瑞丽市勐秀乡和今陇川县章凤镇的大部分山区,辖区辽阔,土地肥沃,生活富足,在德宏地区也是有名的“勒排”姓大山官之一。

1927年7岁时,父亲去世。由叔叔排早旦(广平山官)代我继承父职掌管我家的一切事务。

1934年14岁时,美国基督教牧师司拉英格兰来我们家乡传教。经过长时期相处,增进了解,我逐渐对这位牧师有了好感,逐渐对基督教有了好感,觉得信外国人的教比信我们景颇族的鬼好,慢慢地我便违背了父亲的信仰,乃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信徒。

至弱冠,我便从叔叔早旦手里接任了世袭山官职位。记得我管辖的村寨大小共33个,其中景颇族有600余户、汉族300多户、傣族100户、德昂族70户。年收官烟100多两、官谷630箩(含保头税),年派官工100多个,“宁贯”(官腿)、征杂派等特权。可以这样说,当时我家在瑞丽、陇川等地的数十家大山官中,是屈指可数的大户。

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保山专区军政代表团(后改工作团)进驻德宏各县,接管国民党设治局旧政权,宣布和平解放。刚解放时,党和政府、人民解放军对我们山官衙门实行保护政策,允许收官租、派官工、征收杂派等,管理各自的辖地。尽